

百年琴聲：

聽《響遏行雲·歷史迴聲》琵琶專場音樂會有感

文 / 李乃亘（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民族音樂研究所碩士生）

2022年10月，一場集結了晚清至1970年代的十把老琵琶音樂會，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廳舉行。從絲絃至尼龍、鋼絃，從四相十三品至六相二十四品，跨越百年的老琵琶們在現今的音樂舞台上再次亮相，並由十位臺灣琵琶演奏家與老師們演奏不同年代之琵琶音樂作品，從歷史悠遠的琵琶古曲《塞上曲》、《月兒高》、《陳隋》、《瀛洲古調》…等，至近代之作品《渭水情》、《劍閣聞鈴》，無論是樂器本身還是樂曲多元性，都凸顯了琵琶在百年中之發展盛況，亦在一場音樂會中窺見琵琶樂器型制與音樂語法的轉變軌跡。

自2019年新冠疫情爆發後，多數藝術展演活動紛紛受到疫情影響，但在《響遏行雲·歷史迴聲》音樂會中（以下簡稱老琵琶音樂會），卻有高朋滿座之盛況；觀眾席中除愛樂人士外，更有許多琵琶前輩與學子們共襄盛舉。同為琵琶學子，得以在音樂會中聽見老琴們的原音已屬非常難得，又能夠在一場音樂會中聽見十位琵琶演奏家前輩與老師們的詮釋，此機會更是少之又少。回憶起自身的音樂會聆聽經驗，近年來臺灣國樂音樂會多是以個人、多人合辦，或是以絲竹、國樂團的形式進行演出，亦有許多當代與跨界之創新作品展演，但卻鮮少有如此次老琵琶音樂會以琴為主體，以「一人一琴」的方式進行展演，本場音樂會不僅是琵琶音樂的展露，更是從音樂的載體—樂器、樂曲、演奏者三者著手，從清朝的樂器本身穿梭至現代的演奏者們，老琵琶音樂會的不同以往，可能於臺灣國樂界中開啓了不一樣的展演方式，也在筆者自身的音樂學習路程中，佔有著獨特且重要的地位與意義。

回想起音樂會當晚的琴聲，雖與現今所使用的琵琶有著顯著的差異，如音色不如現代琴的立體、圓潤，或是餘音不及現代琴悠長、音色較悶……等，都使筆者在音樂會進行中感到有些不習慣，甚至多次的細細聆聽後反問自己：「這是老琵琶的聲音嗎？」。可能是老琵琶們飽經歲月風霜，亦可能是在百年之中琵琶型制與音色詮釋的悄然轉變，然而更多的是自己帶著「現代」的耳朵聆聽與感受，所以無法適應不一樣的琴聲。筆者總期待在現代的時空背景中聽見舊時琵琶的音樂與聲音，但卻還是帶著現代的習慣進行聆聽，在追求「古」的同時，卻也忽略了音樂的原真性（authenticity）可能只存於屬於它們的年代與時空、活於它們發光發熱的當下。

雖對於老琵琶的音色有些不適應，但在整場音樂會中聽見每一位演奏者的音樂底蘊與詮釋風格，亦是在老琵琶音樂會中的寶貴收穫。十位演奏者、十把老琵琶、十首不同風格與背景的曲子，每一搭配都有著不同火花。以絲絃琵琶演奏傳統古曲，不僅聽見了不同於現代琴聲的詮釋手法，更是聽見了演奏者們多年累積的豐厚氣韻與音樂涵養，與各自獨有的音樂詮釋手法。若以琴比作文人雅士的筆墨紙硯，那麼當晚的演奏者便是提筆書畫者，使音樂會不僅有著多樣豐美的景觀與景色，亦有古代女子的哀嘆與鬱悶、月照大地的大氣寬遠、文人的擔憂與感嘆；而以尼龍或鋼絃琵琶彈奏民國初年至近代作品，亦有著獨特的音樂風格，但不論古曲亦或是近現代曲目，此次的音樂會中所選之曲目多以琵琶常用的基本彈奏技巧演奏，如右手彈、挑、輪、撥、分，左手除按音外，多使用推、拉、吟、揉等技法；不同於當代美學的慣性詮釋技法

（如：多追求快速音群的堆疊；使用如擊奏面板、仿擊樂樂器聲之特殊技法產生非樂音的音響效果；著重於縱向和聲進行的聲響概念……等），老琵琶音樂會中較多是講究樂曲中氣韻的拿捏與掌握、橫向式的旋律線條與建立於樂音基礎之上的演奏，使音樂本身更顯樸實而不過於炫目，因此在使用老琵琶演奏樂曲時，更能夠專注於琵琶本身的琴聲與演奏者的彈奏功力。

十首樂曲的演出已是豐富且精彩，整場音樂會的節目結束後，台下觀眾仍激昂熱情，現場掌聲與歡呼聲不斷，在現場熱烈不絕的安可聲下，最終由十位演奏家以齊奏方式演出琵琶著名古曲《陽春白雪》；晚清至民初的老琵琶們一齊發聲、臺灣琵琶前輩與老師們一同演奏，場面壯觀且氣勢磅礴，筆者同坐於觀眾席亦被此景所感動，可能是因自己也身為學習琵琶的一員，對於自身的學習經歷與演出有了連結，亦可能是聽見與看見了琵琶悠長歷史新的一頁，在沉睡已久的琴聲中聽見老琵琶們的再次活躍。

此次音樂會的聆聽，筆者以琵琶學習者之身份角度參與其中，不只在十位前輩老師們的演出中聽見了豐厚的演奏底蘊，更在老琵琶們的琴聲中聽見了過往，而與過往琴聲交織在一起的，是現今琵琶音樂的詮釋手法。從清朝至今已逾數百年之久，琵琶音樂的發展在數百個年頭中持續演奏傳統古曲，亦在不同的時空與社會背景中注入新血；樂器、樂譜、演奏者，三者同為音樂的載體在時間流動之中留下腳印並傳承，雖有形的樂器與樂譜能夠以實質且眾所能見的方式存留，但時間造成的損壞與物件遺失、識別困難……等困境，使樂器與樂譜最終可能只能作為眾人客觀所認知、不可變動的歷史文物被保存下來；而音樂的長時間留存則須身為演奏此音樂者作為一代又一代的載體進行傳承，每人在有限的時間內、不斷改變的社會型態與生活經驗中，以人作為載體的音樂流傳方式不再如樂器與樂譜般不可變動，其以演奏者主觀對於樂譜的審美和處理音樂之手法延續（如：推拉音的詮釋、吟揉之手法…等），使代代傳承的音樂人有意無意間，也將自身生活的年代背景與當代審美的慣性詮釋、聆聽方式融入音樂的長河。

也因如此，在長期的接力賽中，琵琶音樂於每個年代、每代傳人間，都存有它在每個時期的專有容貌與特色；那麼，以「人」為本的音樂傳承中，我們該傳承什麼？我們該如何傳承？這些一直是不同習樂者共同好奇的問題，筆者亦感到困惑並持續找尋著答案。在此次的老琵琶音樂會中，筆者於各位琵琶前輩與老師們的琴聲中聽見了傳承的長河軌跡，這也慢慢解答了筆者心中的疑問—或許這是音樂在每個年代傳承中的必經之路，而演奏者也在自我的生命旅程中經歷定、靜、安、慮、得等過程，在困惑、憂慮中，在不同時代光景中找到自己的途徑，也為音樂尋覓新生，鑿拓長河。